

<<青铜时代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青铜时代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42627063

10位ISBN编号：7542627066

出版时间：2008-1

出版时间：上海三联书店

作者：王小波

页数：551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## <<青铜时代>>

### 内容概要

《王小波全集珍藏版：青铜时代》是《时代三部曲》之三。这是以中国古代唐朝为背景的三部作品构成的长篇。这组作品的主人公，是古代的知识分子和传奇人物。他们作为一群追求个性、热爱自由、想按自己的价值观念精神信条生活的人，充满了强烈的创造欲望和人道需求，但被当时的权力斗争控制和扭曲了心态与行状、竟将智慧和爱情演变为滑稽闹剧。作者在这部长篇中，借助才子佳人、夜半私奔、千里寻情、开创伟业等风华绝代的唐朝秘传故事，将今人的爱情与唐人传奇相拼贴，使唐人传奇现代化，在其中贯注现代情趣，并通过对似水流年的追述，让历史与艺术相融合。

<<青铜时代>>

书籍目录

序：我的师承    万寿寺    红佛夜奔    寻找无双

## &lt;&lt;青铜时代&gt;&gt;

## 章节摘录

第一章 一 1 莫迪阿诺在《暗店街》里写道：“我的过去一片朦胧……”这本书就放在窗台上，是本小册子，黑黄两色的封面，纸很糙，清晨微红色的阳光正照在它身上。病房里住了很多病人，不知它是谁的。我观察了许久，觉得它像是件无主之物，把它拿到手里来看；但心中惕惕，随时准备把它还回去。过了很久也没人来要，我就把它据为己有。过了一会儿，我才骤然领悟到：这本书原来是我的。这世界上原来还有属于我的东西——说起来平淡无奇，但我确实没想到。病房里弥漫着水果味、米饭味、汗臭味，还有煮熟的芹菜味。在这个拥挤、闭塞、气味很坏的地方，我迎来了黎明。我的过去一片朦胧……病房里有一面很大的玻璃窗。每天早上，阳光穿过不平整的窗玻璃，在对面墙上留下火红的水平条纹；躺在这样的光线里，有如漂浮在熔岩之中。本来，我躺在这张红彤彤的床上，看那本书，感到心满意足。事情忽然急转而下，大夫找我去，说道，你可以出院了。医院缺少床位，多少病人该住院却进不来——听他的意思，好像我该为此负责似的。我想要告诉他，我是出于无奈（别人用汽车撞了我的头）才住到这里的，但他不像要听我说话的样子，所以只好就这样了。此后，我来到大街上，推着一辆崭新的自行车，不知该到哪里去。一种巨大的恐慌，就如一团灰雾，笼罩着我——这团雾像个巨大的灰毛老鼠，骑在我头上。早晨城里也有一层雾，空气很坏。我自己也带着医院里的馊味。我总觉得空气应该是清新的，弥漫着苦涩的花香——如此看来，《暗店街》还在我脑中做祟……莫迪阿诺的主人公失去了记忆。毫无疑问，我现在就是失去了记忆。和他不同的是，我有张工做证，上面有工做单位的地址。循着这个线索，我来到了“西郊万寿寺”的门前。门洞上方有“敕建万寿寺”的字样，而我又不是和尚……这座寺院已经彻底破旧了。房檐下的檩条百孔千疮，成了雨燕筑巢的地方，燕子屎把房前屋后都变成了白色的地带，只在门前留下了黑色的通道。这个地带对人来说是个禁区。不管谁走到里面，所有的燕巢边上都会出现燕子的屁股，然后他就在缤纷的燕粪里，变成一个面粉工人。燕子粪的样子和挤出的儿童牙膏类似。院子里有几棵白皮松，还有几棵老得不成样子的柏树。这一切似曾相识……我总觉得上班的地点不该这样的老旧。顺便说一句，工做证上并无家庭住址，假如有的话，我会回家去的，我对家更感兴趣……万寿寺门前的泥地里混杂着砖石，掘地三尺也未必能挖干净。我在寺门前逡巡了很久，心里忐忑不安，进退两难。直到有一个胖胖的女人经过。她从我身边走过时抛下了一句：进来呀，愣着干啥。这几天我总在愣着，没觉得有什么不对。但既然别人这么说，愣着显然是不对的。于是我就进去了。出院以前，我把《暗店街》放在厕所的抽水马桶边上。根据我的狭隘经验，人坐在这个地方才有最强的阅读欲望。

## &lt;&lt;青铜时代&gt;&gt;

现在我后悔了，想要回医院去取。

但转念一想，又打消了这个主意。

把一本读过的书留给别人，本是做了一件善事；但我很怀疑自己真有这么善良。

本来我在医院里住得好好的，就是因为看了这本书，才遇到现在的灾难。

我对别的丧失记忆的人有种强烈的愿望，想让他们也倒点霉——丧失了记忆又不自知，那才是人生最快乐的时光……

对于眼前这座灰蒙蒙的城市，我的看法是：我既可以生活在这里，也可以生活在别处；可以生活在眼前这座水泥城里，走在水泥的大道上，呼吸着尘雾；也可以生活在一座石头城市里，走在一条龟背似的石头大街上，呼吸着路边的紫丁香。

在我眼前的，既可以是这层白内障似的、磨砂灯泡似的空气，也可以是黑色透明的、像鬼火一样流动着的空气。

人可以迈开腿走路，也可以乘风而去。

也许你觉得这样想是没有道理的，但你不曾失去过记忆——在我衣服口袋里，有一张工做证，棕色的塑料皮上烙着一层布纹，里面有个男人在黑白相片里往外看着。

说实在的，我不知道他是谁。

但是，既然出现在我口袋里，除我之外，大概也不会是别人了。

也许，就是这张证件注定了我必须生活在此时此地。

2 早上，我从医院出来，进了万寿寺，踏着满地枯黄的松针，走进了配殿。

我真想把鞋脱下来，用赤脚亲近这些松针。

古老的榆树，矮小的冬青丛，都让我感到似曾相识；令人遗憾的是，这里有股可疑的气味，与茅厕相似，让人不想多闻。

配殿里有个隔出来的小房间，房间里有张桌子，桌子上堆着写在旧稿纸上的手稿。

这些东西带着熟悉的气息迎面而来——过去的我带着重重叠叠的身影，飘扬在空中。

用不着别人告诉，我就知道，这是我的房间、我的桌子、我的手稿。

这是因为，除了穿在身上的灰色衣服，这世界上总该有些属于我的东西——除了有些东西，还要有地方吃饭，有地方睡觉，这些在目前都不紧要。

目前最要紧的是，有个容身的地方。

坐在桌子后面，我心里安定多了。

我面前还放了一个故事。

除了开始阅读，我别无选择了。

“晚唐时，薛嵩在湘西当节度使。

前往驻地时，带去了他的铁枪。

”故事就这样开始了。

这个故事用黑墨水写在我面前的稿纸上，笔迹坚挺有力。

这种纸是稻草做的，呈棕黄色，稍稍一折就会断裂，散发着轻微的霉味。

我面前的桌子上有不少这样的纸，卷成一捆捆的，用橡皮筋扎住。

随手打开一卷，恰恰是故事的开始。

走进万寿寺之前，我没想到会有这么多故事。

可以写几个字来对照一下，然后就可认定是不是我写了这些故事。

但我觉得没有必要。

在医院里醒来时，我左手的食指和中指上，都有黑色的墨迹。

这说明我一直用黑墨水来写字。

在我桌子上，有一个笔筒，里面放满了蘸水钢笔，笔尖朝上，像一丛龙舌兰的样子；笔筒边上放着一瓶中华牌绘图墨水。

坐在这个桌子面前，我想到：假如我不是这个故事的做者，也不会有别人了；虽然我一点不记得这个故事。

这些稿子放在这里，就如医院窗台上的《暗店街》。

假如我不来认领，就永无人来认领。

## &lt;&lt;青铜时代&gt;&gt;

这世界上之所以会有无主的东西，就是因为有人失去了记忆。

手稿上写道：盛夏时节，在湘西的红土丘陵上，是一片肃杀景象；草木凋零，不是因为秋风的摧残，却是因为酷暑。

此时山坡上的野草是一片黄色，就连水边的野芋头的三片叶子，都分向三个方向倒下来；空气好像热水迎面浇来。

山坡上还刮着干热的风。

把一只杀好去毛的鸡皮上涂上盐，用竹竿挑到风里去吹上半天，晚上再在牛粪火里烤烤，就可以吃了。

这种鸡有一种臭烘烘的香气。

除了风，吃腐肉的鸟也在天上飞，因为死尸的臭味在酷热中上升，在高空可以闻到。

除了鸟，还有吃大粪的蜣螂，它们一改常态，嗡嗡地飞了起来，在山坡上寻找臭味。

除了蜣螂，还有薛嵩，他手持铁枪，出来挑柴禾。

其他的生灵都躲在树林里纳凉。

远远看去，被烤热的空气在翻腾，好像一锅透明的粥，这片山坡就在粥里煮着——这故事开始时就是这样。

在医院里，我那张床就很热，我一天到晚都像在锅里煮着，但我什么都不记得，也就什么都不抱怨，连个热字都说不出，只觉得很快乐。

我不明白，热有什么可抱怨的呢。

这篇稿子带有异己的气味。

今天早上我遇到了很多东西：北京城、万寿寺、工做证、办公室，我都接受下来了。

现在是这篇手稿——我很坚决地想要拒绝它。

是我写的才能要，不是我写的——要它干啥？

手稿上继续写道：薛嵩穿着竹笋壳做的凉鞋，披散着头发，把铁枪扛在肩上，用一把新鲜的竹篾条拴在腰上，把龟头吊起来，除此之外，身上一无所有。

现在正是盛夏时节。

假如是严冬，景象就有所不同：此时湘西的草坡上一片白色的霜，直到中午时节，霜才开始融化，到下午四点以后，又开始结冻，这样就把整个山坡冻成了一片冰，绿色的草都被冻在冰下，好像被罩在透明的薄膜里——原稿就是这样的，但我总怀疑热带地方会有这样冷——薛嵩穿着棉袍子出来，肩上扛着缠了草绳的铁枪——如果不缠草绳子，就会粘手。

他还是出来挑柴禾。

春秋两季他也要出来挑柴禾——因为要吃饭就得挑柴禾——并且总是扛着他的大铁枪。

我依稀记得，自己写到过薛嵩，每次总是从红土丘陵的正午写起，因为红土丘陵和正午有一种上古的气氛，这种气氛让我入了迷。

此处地形崎岖，空旷无人，独自外出时会感到寂寞：在山坡上走着走着，忽然觉得天低了下来，连蓝天带白云都从天顶扣下来，天地之间因而变得扁平。

再过一会，天地就会变成一口大碗，薛嵩独自一人走在碗底。

他觉得自己就如一只捣臼里的蚂蚁，马上就会被粉碎，情不自禁地丢掉了柴捆，倒在地上打起滚来。

滚完以后，再挑起柴来走路，走进草木茂盛的寨子，钻进空无一人、黑暗的竹楼。

此时寂寞不再像一种暧昧的癫狂，而是变成了体内的刺痛。

后来，薛嵩难于忍受，就去抢了红线为妻。

这样他就不会被寂寞穿透，也不会被寂寞粉碎。

如果感到寂寞，就把红线抱在怀里，就如胃疼的人需要一个暖水袋。

如果这样解释薛嵩，一切都进行得很快。

但这样的写法太过直接，红线在此时出现也为时过早。

这就是只写红土丘陵和薛嵩的不利之处。

所以这个故事到这里截止，从下一页开始，又换了一种写法。

读到薛嵩走在红土丘陵上，我似乎看到他站在苍穹之下，蓝天、白云在他四周低垂下来，好似一



## &lt;&lt;青铜时代&gt;&gt;

粒凸起的大眼球。

这个景象使我感到亲切，仿佛我也见到过。

只可惜由此再想不到别的了。

因此，薛嵩就担着柴禾很快地走了过去，正如枪尖刺在一块坚硬的石头上，轻飘飘地滑过了……如你所见，这种模糊的记忆和手稿合拍。

看来这稿子是我写的。

既然已经有了一个属于我的故事，把《暗店街》送给别人也不可惜。

但我不知道谁是薛嵩，也不知道谁是红线；正如我不知道谁是莫迪阿诺，谁是居伊·罗朗。我更不知道我是谁。

3 正午时分的山坡上，罩着一层蓝黝黝的烟雾。

走在这种烟雾里，就是皮肤白皙的人也会立刻变得黝黑，就是牙色焦黄的人也会立刻牙齿洁白，头发笔直的人也会变得有点卷发——手稿上这样写，仿佛嫌天还不够热——薛嵩在山坡上走，渐渐感到肩上的铁枪变得滚烫，好像是刚从熔炉里取出来。

这根铁棍他是准备做扁担用的，除了烫手之外，它还有一种不便之处——那东西有三十多斤重，用来做扁担很不适用。

但是他决不肯把任何扁担扛在肩上。

在铁枪的顶端，有个不大锋利的枪头，还有一把染红了的麻絮。

如果你不知道这是枪缨，一定会把这杆枪的性质看错，以为它不是一件兵器，而是一根墩布。

在他的肚脐前面，一根竹篾条，好像吊了个大蘑菇。

他就这样走下山坡，去找他的柴捆。

薛嵩的身体颀长、健壮，把它裸露出来时，他缺少平常心。

当他赤身裸体走在原野上时，那个把把总是有点肿胀，不是平常的模样；所以他小心翼翼地避开一切低洼的地方。

低洼的地方会有水塘，里面满是浓绿色的水。

一边被各种各样的脚印搅成黑色的污泥，另一边长满了水芋头、野慈姑，张开了肥厚的绿叶，开着七零八落的白花。

只听哗啦一声水响，叶子中间冒出一个女孩的头来。

她直截了当地往薛嵩胯下看来，然后哈哈笑着说：瞧你那个模样！

要不要帮帮你的忙？

成熟男性的这种羞辱，总是薛嵩的噩梦。

等他谢绝了帮忙之后，那女孩就沉下水去。

在混浊的水面上，只剩下一根掏空的芦苇竖着，还有一缕黑色的头发。

在亚热带的旱季，最混的水里也是凉快的。

薛嵩发了一会儿愣，又到山脊上走着，找到了自己的柴禾捆，用长枪把它们串成一串，挑回家来，蛄螂也是这样把粪球滚回家。

此时他被夹在一串柴捆中间，像一只蜈蚣在爬。

他被柴禾挤得迈不开步子，只能小步走着，好像一个穿筒裙的女人。

假如有一阵狂风吹来，他就和柴捆一起在山坡上滚起来。

故事虽然发生在中古，但因为地方偏僻，有些上古的景象。

我对这个故事有种特殊的感应，仿佛我就是薛嵩，赤身裸体走进湘西的炎热，就如走入一座灼热的砖窑；铁枪太过沉重，嵌进了肩上的肉。

至于腰间的篾条，它太过紧迫，带着粗糙勒进了阴茎的两侧——这好像很有趣。

更有趣的是有个苗族小姑娘从水里钻出来要帮我的忙。

但做者对这故事不是全然满意，他说：这是因为薛嵩是孤零零的一个人。

孤零零一个人的故事必定殊为无趣，所以这个故事又重新开始道：晚唐时节，薛嵩曾住在长安城里。

长安城是一座大得不得了的城市，周围围着灰色的砖墙。

墙上有一些圆顶的城门洞，经常有一群群灰色的驴驮着粮食和柴草走进城里来。

## &lt;&lt;青铜时代&gt;&gt;

一早一晚，城市上空笼罩着灰色的雾，在这个地方买不到漂白布，最白的布买到手里，凑到眼前一看，就会发现它是灰的。

这种景象使薛嵩感到郁闷，久而久之，他变得嗓音低沉。

在冷天里他呵出一口白气，定睛一看，发现它也是灰的。

这样，这个故事就有了一个灰色的开始，这种色调和中古这个时代一致。

在中古时，人们用灶灰来染布，妇女用草灰当粉来用，所以到处都是灰色的。

薛嵩总想做点不同凡响的事情。

比方说，写些道德文章，以便成为圣人；发表些政治上的宏论，以便成为名臣；为大唐朝开辟疆土，成为一代名将。

他总觉得后一件事情比较容易，自己也比较在行。

这当然是毫无根据的狂想……后来，薛嵩买到了一纸任命，到湘西来做节度使。

节度使是晚唐时最大的官职，有些节度使比皇帝还要大。

薛嵩觉得自己中了头彩，就变卖了自己的万贯家财，买了仪仗、马匹和兵器，雇佣了一批士兵，离开了那座灰砖砌成的大城，到这红土山坡上建功立业。

后来，他在这片红土山坡上栽了树，种了竹子，建立了寨子，为了纪念自己在长安城里那座豪华住宅，他把自己的竹楼盖成了三重檐的式样，这个式样的特点是雨季一来就漏得厉害。

他还给自己造了一座后园，在园里挖了一个池塘，就这样住下去；遇到了旱季里的好天气，就把长了绿霉的衣甲拿出来晒。

过了一些年，薛嵩和他的兵都老了。

薛嵩开始怀念那座灰色的长安城，但他总也不会忘记建功立业的雄心。

与此同时，我坐在万寿寺的配殿里，头顶上还有一块豆腐干大小的伤疤。

这块疤正在收缩，使我的头皮紧绷绷。

我和薛嵩之间有千年之隔，又有千里之隔。

如果硬要说我们之间有什么关系，实在难以想象。

但我总要把自己往薛嵩身上想——除了他，我不知还有什么可供我来想象：过去我可能到过热带地方，见过三重檐的竹楼，还给自己挖过一个池塘；我在那里怀念眼前这座灰色的北京城，并且总不能忘记自己建功立业的决心——这样想并非无理。

但假如我真的这样想过，就是个蠢东西。

过去某个时候，薛嵩的故事是在长安城里开始的，到了湘西的红土山坡上，才和现在的开始会合。

这就使现在的薛嵩多了一个灰色的回忆，除此之外，还多了一些雇佣兵。

我觉得这样很好，人多一点热闹。

薛嵩部下的雇佣兵在找到雇主之前是一伙无赖，坐在长安城外晒太阳——从早上起来，就坐在城门口，要等很久才能等到太阳。

这样看来，太阳好像很宝贵，但现在去晒，肯定要起痱子。

长安城门口有一排排的长条凳，上面坐满了这种人，脚下放着一块牌子，写着：愿去南方当兵，愿去北方当兵，或者是愿去任何地方当兵；在这行字下面是索要的安家费。

薛嵩既然付得起买官的钱，也就付得起雇佣兵的安家费。

当然，这些钱不能白给，当场就要请刺字匠在这些兵脸上刺字，在左颊上刺下“凤凰军”，在右颊上刺下“亲军营”。

这些刺下的字就是薛嵩和他们的契约。

有了这六个字做保证，薛嵩觉得有了一批自己人，再不是孤零零的。

不幸的是这个刺字匠和这些兵认识，所以把字迹刺得很浅，还没等走到湘西，那些字迹就都不见了，于是薛嵩又觉得自己还是孤零零的一个人了。

在这种情况下，薛嵩当然觉得自己钱花得不值，想要请人来在士兵脸上补刺，但那些兵都不干，并且以哗变相威胁。

此时薛嵩干出了一件不雅的事情：他把裤子脱了下来，请他们看他的屁股。



## &lt;&lt;青铜时代&gt;&gt;

薛嵩为了和士兵同甘共苦，并且表示扎根湘西的决心，也请刺字匠刺了两行字，左边的是“凤凰军”，右边的是“节度使”。

但他以为自己是朝廷大员，这些字不能刺在脸上，所以刺在了屁股上。

不幸的是，屁股上的字也不能打动那些雇佣兵。

而且这两行字刺得非常之深，一辈子都掉不了。

所以，这会是薛嵩的终身笑柄。

那些兵看了这些字就往上吐唾沫。

我觉得自己能够看到那两行字，是扁扁的隶书，就像写在象棋子上的字。

而且我有一种难以抑制的冲动，想要脱下裤子，看看自己的屁股。

之所以没有这样办，是因为这间房子里没有镜子。

另外，这间房子也不够僻静。

假如有人撞见我做这个举动，我就不好解释自己的行为…… 4 有一段时间，薛嵩的屁股甚为白皙，那些黑字嵌在肉里，好像是黑芝麻摆成的。

现在薛嵩虽然已经晒黑，但那些字还是很清楚。

他只好拿墨把屁股上的字涂掉。

在那个赤裸裸的红土山坡上，一切都一览无余，长着一个黑屁股，看上去的确可笑；但总比当个屁股上有字的节度使要好些。

薛嵩还给每个兵都出了甲仗钱，足够他们买副铁甲，但是他们买的全是假货，是木片涂墨做成的，穿在身上既轻便，又凉快。

可惜的是路上淋了几场雨，就流起了黑汤，还露出了白色木头底。

薛嵩说：穿木甲去打仗，你们可是拿自己的生命去开玩笑哪！

但那些兵脸上露出了蒙娜·丽莎般的微笑。

等薛嵩转过头去，那些兵就纵声大笑，拍着肚子说：打仗！

谁说我们要去打仗！

那些兵一听说打仗，就好像听到了天大的笑话。

这说明，虽然他们是士兵，但不准备打仗。

他们给自己盖房子、抢老婆却很在行。

雇佣兵最擅长的不是打仗，也不是盖房子和抢老婆，而是出卖；但薛嵩不知道这一点。

统帅手下有了雇佣兵，就如一般人手里有了伪钞，最大的难题是把它打发掉。

想要使这些人在战场上死掉，需要最高超的指挥艺术，很显然，这种艺术薛嵩并不具备。

我听说有些节度使用骑兵押雇佣兵去打仗，但是不管用，那些人在战场上跑得比骑兵还快。

还有些节度使用雇佣兵守寨子，把他们锁在栅栏上，但也不管用。

敌方来打寨时，一个雇佣兵也见不到。

因为他们像土拨鼠一样在脚下打了洞，一有危险就钻进洞里藏起来。

所以最好把地面也夯实，灌上水泥，让他们打不成洞，但这样做太费工了。

我还听说有些最精明的节度使手下有“长杆队”这样的兵种，由可靠的基干士兵组成，手持坚硬的木杆，杆端有铁索，锁住雇佣兵的脖子，用这种方式把雇佣兵推向阵前，只有在这种情况下，雇佣兵才会进入交战。

长杆队的士兵还必须非常机警，因为稍不小心，就会变成自己被锁上长杆，被雇佣兵推向敌阵。

除了不肯打仗，雇佣兵还很喜欢闹事：闹军饷、闹伙食、闹女人，等等。

薛嵩率领着这支队伍刚刚到了湘西，就被人闹了一次，打出了满头的青紫块。

具体地说，是一些圆圆的大包，全是中指的指节打出来的。

被人敲了这么多的包，薛嵩会不会很疼，我不知道。

因为我已把自己视为薛嵩，我很不喜欢这个情节。

我还觉得让那些兵这样猖狂很不好。

薛嵩手下这伙雇佣兵从长安城跟薛嵩跋山涉水，到凤凰寨来。

当时薛嵩骑在马上，手里拿着一张上面发下来的地图，注明了他管辖的疆域。

## &lt;&lt;青铜时代&gt;&gt;

结果他发现这片疆域是一片荒凉的红土山坡，至于凤凰寨的所在，竟是一个红土山包。

总而言之，这是一片一文不值的荒地，犯不上倾家荡产去买。

那些雇佣兵见了这片山坡，鼓噪一声，就把薛嵩从马上拉了下来，拔掉他的头盔，在他头上大打凿栗。

打完以后却都发起愣来，因为四方都是旷野——如前所述，这些人擅长出卖，但现在竟不知把薛嵩出卖给谁。

因为没有买主，他们又给薛嵩戴上了头盔，把他扶上马去，听他的命令。

薛嵩命令说：住下来。

他们就住了下来，当然心里不是很开心，因为要开河挖渠，栽种树木，还要在山坳里种田。

那些二流子从来没做过如此辛苦的工做，加之水土不服，到现在已经死了一半，还剩一半。

我已经说过，让手下的雇佣兵死掉，是让所有节度使头疼的难题，所以薛嵩的这种成绩让大家都羡慕。

正因为有了这种成绩，薛嵩不大受手下将士的尊重。

假如没有这些成绩，也不可能受他们的尊重。

这样，这个故事从灰色开始，现在又变成红色的了。

二 1 我在万寿寺里努力回忆，有关自己，所能想起的只是如下这些：我头上裹着绷带，在病房里乐呵呵地躺着时，有个护士告诉我说，我骑了一辆自行车，被一辆面包车撞倒了，这辆面包车在我头盖骨上撞了一个坑，使我昏迷不醒；我就乐呵呵地相信了。

现在我才知道：这是别人告诉我的事，我自己并不记得；而且我不能人家说什么就听什么，最起码得问问那开车的为什么要撞我——所以，必须要自己有主见。

有一段时间我怀疑自己是薛嵩，但眼前无疑是二十世纪。

此时我在万寿寺里，火红的阳光正把对面的屋影压低，投在我面前的窗户纸上。

我不该无缘无故来到这里，总得有个前因才对。

有关万寿寺，我的看法是：这地方不坏。

院子古朴、宽敞，长满了我所喜欢的古树，院子打扫得很干净，但有一股令人疑惑的臭味，刺鼻子、刺眼睛。

房子上装着古老的窗棂，上面糊着窗户纸。

像这样的窗子，冬天恐怕要冷的，但那是冬天的事情。

眼下的问题是：这是个什么地方，我到这里来干什么。

虽然这是一座寺院，但没有僧人出现，我自己也不是和尚。

这一切都漫无头绪，唯一的头绪是我被一辆面包车撞了。

还有一个问题是：那个开面包车的人和我到底有何仇恨，要这样来害我…… 据说，对方出了我的医药费，赔了我一辆崭新的自行车，还赔了一套新衣服，这件事就算了结了。

出院之前，我对大夫说，我好像还失掉了记忆。

他笑了一笑，说道：适可而止吧。

然后毅然决然地给我开了半个月的病假条。

这个大夫又白又胖，长着很长的鼻毛……我对他说的话、做的事一点都不懂。

但我还是觉得，他不信任我。

可能他受了开车的什么好处——想到了此处，我露出了微笑，觉得自己已经很奸诈了。

现在我猛然领悟，医生怀疑我之所以假称丧失记忆，是想让对方赔偿更多的东西。

其实我没有这样想。

我不想对方赔偿什么，不过是想打听一下我该做什么，到哪里去。

为了证明我的诚意，我把病假条拿了出来，撕得粉碎。

我想给自己倒点水喝，却发现暖瓶盛了一些污浊的冷水。

然后，我坐了下来，疑虑重重地看着那个暖瓶，终于想到，这里既有暖瓶，肯定有地方能打到开水，于是起身拿了暖瓶出去，终于在角落里找到了那个小锅炉——取得了一个小小的胜利，感到很快乐。

假如我不曾失掉记忆，就不能取得这个胜利，也不能得到这个快乐——所以，失掉记忆也不全然是坏

## &lt;&lt;青铜时代&gt;&gt;

事。

总想着自己丧失了记忆，才全然是坏事。

现在，在万寿寺里，我读到这样的故事：“过去有一天，薛嵩到山坡上去担柴，回寨的道路却不止一条。

他的寨子是一片亚热带的林藪，盘踞在红土山坡上，如果从高空看去，这地方像个大漩涡，一圈圈长着大青树、木菠萝、山梨树，这些树呈现出成熟的绿色；在树之间长满了龙竹、苦竹、凤尾竹，这些竹子呈现出新嫩的绿色；在竹丛之间长满了仙人掌、霸王鞭、龙舌兰，这些林荫中的植物呈现出蓝色

。在仙人掌之间长满了茅草，在茅草下面是绿色的苔藓，在苔藓下面是霉菌生长的所在。

至于还有什么在霉菌下面生长，它们是什么颜色，我就看不到了。

在林带里，盘旋着可供大队人马通行的红土大路，上面铺着米黄色的砂石。

在大路两边，岔出无数单人行走的小路，这些小路跨沟越坎，穿进了林荫。

小路两面有猪崽子走的路，有时是一道印满了蹄印的泥沟，有时是灌木丛上的缺口。

在猪崽子走的路边，有蛇行的小道——在压弯的茅草上面蜿蜒的痕迹。

在蛇行的小道边上，有蚂蚁的小道——蚁道绕开了绵密的草根。

在蚁道的两侧，理当还有更细微的小道，但不是人眼可以看到的。

薛嵩像一串活动的柴捆一样从大路上走过，越走近漩涡的中心，道路就越窄，两边的林荫也越逼近。

最后出现在他面前的，是一道真正的壕沟，沟壁有卵石砌的护坡。

在壕沟对面，有一道真正的营栅，是一排无头树组成的，树干上长出了密密层层嫩枝条。

壕沟正面是一道吊桥。

这道吊桥是十六根梨树扎成的木排做成，由碗口粗的青藤吊着。

不幸的是它是吊不起来的，因为梨树在壕沟两端都生了根。

这些树还结了一些梨，但都结在了桥下面，不下到沟里就摘不到。

”

## <<青铜时代>>

### 编辑推荐

《王小波全集珍藏版：青铜时代》是王小波作品系列之时代三部曲中的一本，是最新典藏插图本。

该系列入选《亚洲周刊》“二十世纪中文小说一百强”，中国当代文坛“最美的收获”。

《黄金时代》、《白银时代》和《青铜时代》是王小波作品的精华。

“时代三部曲”表面上是王小波作品的合集，每部之间似乎没有什么联系，但其实是有一个逻辑顺序的。

这个逻辑顺序就是：《黄金时代》中的小说写现实世界；《白银时代》中的小说写未来世界；《青铜时代》写的故事都发生在过去。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